

教师 月刊

2016.4

词作家
苏拉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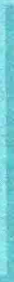
我觉得教语文既是不幸也是幸。不幸是因为工作量特别大，幸就是可以跟学生有更广阔更深入的人生交融。我很认同一句话，是我的朋友、纪录片导演邓康延说的，他说教育的最大使命就是让生命敏感。

——苏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词作家苏拉老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作家苏拉老师 / 教师月刊编辑部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675-4240-2

I. ①词… II. ①教… III. ①音乐课-教学研究-中小学 IV. ①G633.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7131号

词作家苏拉老师

主编 李永梅 林茶居
责任编辑 程晓云
审读编辑 杨 坤 卢风保
设计 张 婧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邮购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邮编 200062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6开
印张 8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6年4月第一版
印次 2016年4月第一次
书号 ISBN 978-7-5675-4240-2/G·8751
定价 16.00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专栏 >

- 006 聂隐娘与晚唐学子的诗文行动 _ 周勇
- 010 男教师何以给学生“母爱” _ 吴康宁
- 012 我和教辅的“私人恩怨” _ 朱永通
- 014 给每个人自我实现的机会 _ 郑杰
- 017 走过村庄 _ 吴慧琴

封面 >

- 020 词作家苏拉老师

人物 >

- 074 **名家** 康健 愿在教育的起点上做一些事情
- 微博** 顾维钧 / 夏尔·莫里斯·塔列郎

现场 >

- 081 **记事** 芬兰教育怎样创造奇迹 _ 戴曙光
- 校长不漂亮，为什么喜欢她 _ 顾泳
- 三位父亲的眼泪 _ 王莉
- 087 **课堂** 学习错误的教学价值 _ 曾琦
- 093 **德育** 教育，有时就是架一座桥 _ 梅洪建
- 097 **吴非说** 如果你想走，就悄悄地走
- 099 **朱永新答** 让父母成为教育的助手

话题 >

101 我的教研生活（下）

一次“教学体检”_徐飞

我们的“可视化教研”_吴登文

我只想慢慢去影响_向浩

课堂实录：个人团队总相宜_方西河

阅读 >

113 一次虚拟的对话：我的教学勇气_杨林

人文 >

119 中国教师诗选（七）

琳子的诗_琳子/诗二首_陈言/石头_李新

视窗 >

057 校园 深圳市翠茵学校：让阅读成为学生的第一爱好

062 读书会 河南教师读书会：我们，在书乡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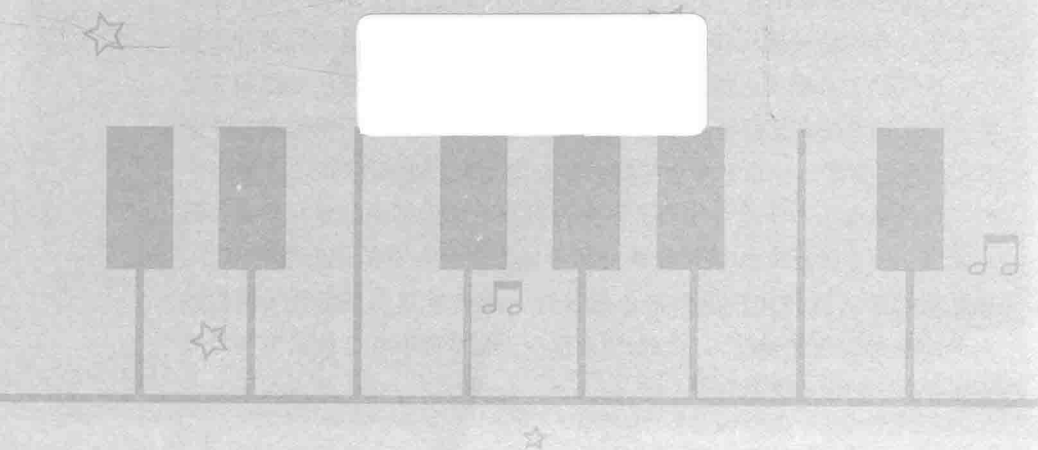
064 家 与儿子下棋_匡知明

066 文本 时光三人

070 大夏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怎么看？怎么办？》

《美的邂逅——中国文化的教育启示》

词作家苏拉老师



为什么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部教育学

文 _ 林茶居

“从被压迫者的意识中更容易孕育出哲学。”这是墨西哥作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1882—1959）的一个著名观点。他曾担任过国立大学校长和国家公共教育部部长，一九二九年还有过一次失败的总统竞选经历，此间曾旅居美国和欧洲，回国后专事写作。

巴斯孔塞洛斯之所以从“被压迫者”的角度思考哲学问题，应该跟他所在的国家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和内部的专制压迫有关。对很多拉丁美洲的作家、诗人来说，这一身份感往往构成一种写作的暗示，但像巴斯孔塞洛斯反应如此强烈的却很少见。他认为殖民国（宗主国）的很多哲学都是从实用主义或经济理论引申出来的，只是一种“维护某一政策的暂时性的理论”；他对斯宾塞、杜威不屑一顾，称培根是思想的诈骗者和学问的偷窃者，视英国作家萧伯纳为“爱尔兰小丑”；他甚至说英国文化有一种“《圣经》和动物学的混合口吻”。他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反复呼喊”：“要罗马人的桥，不要他们的理论；要美国佬的机器，不要他们的形而上学。”他的理由是：“每个人、每个民族都应该在自己的文明之光照耀下去解决问题。”

巴斯孔塞洛斯还有一个身份：哲学家。不过我并不认为他具有一个哲学家所应有的精神格局和思想气度。他的身上有太多阶级偏见和身份偏执，这压制了真理的生成和展开，也让他自身的真理观被层层遮蔽和扭曲。被压迫者的文化并不必然导向“敌对主义”，被压迫者的哲学并不必然走向斗争哲学——所谓斗争哲学，不正是一种“暂时性的理论”吗？

我无意也无力于质疑巴斯孔塞洛斯，我更关注的是“被压迫者”这一概念——它曾经被恰如其分地安置于一个严整、开放的哲学框架中，身形矫健而又胸怀开阔地重新命名教育、命名世界、命名爱（这里的命名，也是改造和建设），由此产生了一套造福未来社会的教育理论及实践方法：被压迫者教育学。

完成这一重大贡献的就是早已被世人所熟知的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1921—1997）。他和巴斯孔塞洛斯同为拉美人，也学过法律，担任过大学教职和教育官员（圣保罗市教育局局长），经历过流亡国外的生活；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相同——保罗·弗莱雷的理论也具有战斗性，但它指向的不是“翻身做主人”的胜利，而是为了打破控制与压迫的公平，或者说是为公平而战，亦即争取权利，揭露真相，自我做主，履行义务，等等。它所打开并使之洋溢不止的是这样的教育品质：平等，尊重，信任，对话，参与，交流，分享，选择……所以，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也是爱的教育学，对话的教育学，反思—行动的教育学。

至今我还记得，十几年前当我还是老家教育局的教研员，面对全新的新课程概念系统陷入茫然的时候，读到保罗·弗莱雷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仿佛一滴雨落入了江河，猛然见识到大水奔流、群峰奔走相告的样子。在这本书中，保罗·弗莱雷有一句话和本文开头所引巴斯孔塞洛斯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只有发自软弱的被压迫者的力量才够强大，可以让双方获得自由。”在他这里，灌输式教育就是一种压迫机制和压迫手段，唯有通过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平等双方“以世界为中介”并“旨在命名世界”的对话，才能实现共同解放。

那时我还着迷于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对话本体论”。他说，“与他者的对话不是我们主观上情愿与否的问题，而是我们根本上就处在对话之中”；他还说，他者（包括内在于自我的传统和各种陌生文化——引者注）是一条路，一条让我们通向自我理解的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被压迫者教育学”也是争取文化认同和人性尊严的教育学。需要强调的是，站在被压迫者对面的那个压迫者并不等同于统治阶级或精英集团。被压迫者往往就是潜在的“压迫者”，不管对于他人还是自己。所以，既要经由自我理解达到自我肯定和自我解放，又要避免斗争狂热和压迫冲动的产生；既要对各种专制与暴政、权威与教条保持警惕，又要有足够的自我怀疑精神，避免被裹挟、被遮蔽，避免自我权威化、教条化进而成为专制与暴政的一部分。

在美国当代教育家阿普尔看来，有一个群体自称“新的被压迫者”，实际上他们对美国的社会和教育政策具有日益重要的影响力。阿普尔的研究将“被压迫者教育学”推向更复杂的文化场域，提醒我们要不断思考：为什么教育是一个“政治剧场”，为什么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部教育学？^①

专栏 >

- 006 聂隐娘与晚唐学子的诗文行动 _ 周勇
- 010 男教师何以给学生“母爱” _ 吴康宁
- 012 我和教辅的“私人恩怨” _ 朱永通
- 014 给每个人自我实现的机会 _ 郑杰
- 017 走过村庄 _ 吴慧琴

封面 >

- 020 词作家苏拉老师

人物 >

- 074 **名家** 康健 愿在教育的起点上做一些事情
- 微博** 顾维钧 / 夏尔·莫里斯·塔列郎

现场 >

- 081 **记事** 芬兰教育怎样创造奇迹 _ 戴曙光
- 校长不漂亮，为什么喜欢她 _ 顾泳
- 三位父亲的眼泪 _ 王莉
- 087 **课堂** 学习错误的教学价值 _ 曾琦
- 093 **德育** 教育，有时就是架一座桥 _ 梅洪建
- 097 **吴非说** 如果你想走，就悄悄地走
- 099 **朱永新答** 让父母成为教育的助手

话题 >

- 101 **我的教研生活（下）**
一次“教学体检”_徐飞
我们的“可视化教研”_吴登文
我只想慢慢去影响_向浩
课堂实录：个人团队总相宜_方西河

阅读 >

- 113 一次虚拟的对话：我的教学勇气_杨林

人文 >

- 119 **中国教师诗选（七）**
琳子的诗_琳子/诗二首_陈言/石头_李新

视窗 >

- 057 **校园** 深圳市翠茵学校：让阅读成为学生的第一爱好
062 **读书会** 河南教师读书会：我们，在书乡等你
064 **家** 与儿子下棋_匡知明
066 **文本** 时光三人
070 **大夏**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怎么看？怎么办？》
《美的邂逅——中国文化的教育启示》

聂隐娘与晚唐学子的诗文行动

文_周勇

周勇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即使有科举制，寒门学子也难以改变长期由门阀贵族掌控的文化政治体制。迟至“开元盛世”，即八世纪中后期，杜甫、韩愈、白居易等几代新人起来，寒门学子才有所突破，进而在文化政治中心形成一股变革势力。但是，即使有此难得的突破，亦仅是获得一席之地，远谈不上是“上座”。政治上升成就最高者韩愈，也不过做到吏部侍郎。

至于文化上升，同样难见显著收获。到北宋初，杜甫仍被宰相李昉在官方教科书《太平广记》中定为“滑稽”之人，无数学子皆读过“且年四十，然衣不尽体，常寄食于人”，“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等挖苦杜甫的文字。多亏寒门学子王禹偁挺身而出，给杜甫冠以“诗圣”之名，杜甫才开始翻身而成伟大的诗人。

由此而言，唐代诗文更值得留意的地方乃是寒门学子依靠诗文写作在别人说了算的场域中追求文化政治上升和济世理想的奋斗历程。有统计说唐代诗歌创作量“居前十位者依次是白居易、杜甫、李白、元稹、刘禹锡、齐己、贯休、陆龟蒙、李商隐、韦应物”，统计是否可靠暂且不论，但杜甫、白居易等在诗文创作方面的确卖力，只是如此卖力，也未必能得偿所愿，坚守古道的杜甫便总遇落空。白居易则灵活多了，曾为长安繁华喧嚣的娱乐圈写下许多动人新歌，内心虽觉痛苦，但为改善生计也得勉力为之。

韩愈的诗歌产量虽不及白居易六分之一，但那是因为他把精力用在了创作“古文”和“碑文”上。他在坚守古道及济世理想之余，也善于把握世情，仅为大户人家撰写一次碑文，便得四十万钱，当时三十万钱就可让普通百姓过一辈子。韩愈就是靠此类“润笔”，得以于几近知天命之年

长安城的好地段靖安坊买到大宅。然而正当他好不容易让家人过上优越的生活，可以大展济世宏图时，王朝政局却爆发致命危机。

时为八一五年，魏博、卢龙等地方藩镇派刺客潜入长安，埋伏于宰相武元衡早朝的路上。顷刻之间，武元衡的人头被刺客割走。是为强藩发出信号，他们意图推翻李唐皇权，铲除那群高高在上的朝廷文官。八二〇年，宦官也开始凶猛作乱，将宪宗毒死，扶植十六岁的穆宗继位，从此控制了王朝内廷。

白居易曾上奏魏博必反，但穆宗年幼不懂国事，几位宰相则真是“高而不切”的文苑词臣，不仅高谈天下太平，还“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被荒谬裁军政策置于死地的士兵纷纷倒戈，加入反叛藩镇，朝廷用兵时，只能“寻行招募”，以至“乌合之众，动为贼败，由是复失河朔”。之后，各地风起云涌，最终引来投机分子朱温血洗长安，将宦官文臣斩杀殆尽。

可以说，自八一五年起，无论出身卑微上升不易的寒门学子，还是高高在上却几无所知的政治文化权威，都难有好的下场。像元稹，竟倒向宦官。朝廷无力挽救，老友也变了，白居易日陷颓唐，最终遁入香山寺，从此出门只见伊河对岸那尊据说原型为武则天的巨大石佛，即卢舍那大佛。

新一代学子来了，温庭筠、李商隐、裴铏等，也是除诗文创作外，别无长处，且多于八一五年前后出生，长安繁华犹在，但稍有敏感，便能发现，繁华景象背后乃是“天将去唐，诸盗并出”的末世结构。那他们还能有什么样的诗文行动？就此而言，很容易想到温、李常在花间寻觅闺情，但他们流连花间之余也曾试图济世。八三六年，宰相李训密谋铲除宦官，宦官劫持文宗，将李训和其他宰相全部杀死，是为“甘露之变”。李商隐曾写诗《有感二首》，痛斥宦官残暴，为无辜者鸣冤。

得知刘从谏上表决心勤王，李商隐又写了《重有感》，呼吁刘氏向曾匡扶汉室的陶侃学习。诗人觉得，只有将陶侃那样的忠义大将请来，方可重振李唐皇权。数百年连绵不绝的诗歌教育曾孕育众多一流诗人，却无力挽救为诗歌、诗人提供至高制度保障与政治荣耀的李唐皇权，生死存亡之际还是得靠真正的英雄，可见只会诗文的新一代晚唐学子该有多痛苦。不过，召唤英雄也让他们写出了不一样的诗文，晚唐学子的诗文行动因此绝

非止于创作迷人情诗，而是歌颂以他们的历史功底及现实经验所能想到的济世英雄。

李商隐写诗召唤陶侃，其他晚唐学子则掀起一场“传奇”，即小说运动，并以书写“传奇”的方式彰显曾在暗处维系李唐皇权的绝世女侠。这才是晚唐学子的终极诗文行动。而众多女侠小说中，最杰出的当属袁郊所写《聂隐娘》。袁郊亦生于八一五年前后，其父曾在宪宗手下任宰相。这层显赫背景使袁郊可以围绕诸多李唐内幕展开小说创作，后人因此能透过《聂隐娘》的隐约叙事，看到纵使客死他乡也要为李唐皇权效力的传奇女子。

小说由交代隐娘乃“魏博大将聂锋之女”开始。十岁时，隐娘被尼僧带走。五年后，隐娘学得顶级功夫，“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尼僧随即将其送还家中。又数年，聂锋去世，隐娘成为魏博节度使近身护卫，并被派去刺杀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刘昌裔提前收到线报，待隐娘来后，请隐娘转投帐下。魏博再派两大高手行刺，皆被隐娘化解。八一三年，刘昌裔要隐娘同往长安觐见，但隐娘只愿“寻山水，访至人”，从此“不知所之”。直到刘昌裔去世，隐娘才回长安，“柩前恸哭而去”。再后来便是文宗开成年间（八三六——八四〇年），刘昌裔子刘纵被派陵州任刺史，“至蜀棧道，遇隐娘，貌若当时”，隐娘劝刘纵不要赴任，刘不听。一年后，刘“果卒于陵州”。之后便是小说结语：“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

袁郊认为，像隐娘这样的传奇女子才是值得书写的英雄。只是他不便直叙，隐娘身后，还有一位传奇女子在全力维系李唐皇权。由史籍可知，此传奇女子当是嘉诚公主。她甘受德宗安排，从长安嫁到魏博，之后便在魏博为李唐培植力量。尼僧选中隐娘，让隐娘在拥护李唐的遥远僧院秘密接受刺客训练，学成后又将其送回魏博，皆由嘉诚公主安排。嘉诚公主自愿放弃生育，将节度使田绪最年幼的庶子田季安收为养子，既是为了让田绪放心，她不会将李唐基因注入魏博血统，又是为了能在魏博下一代中保留一线运转生机。

及至魏博反叛，嘉诚公主便派隐娘刺杀田绪，并成功让养子登上节度使之位。之后便是隐娘做节度使近身护卫，以避免时年才十五岁的田季安受魏博造反派将士指使。由此直到嘉诚公主去世，田季安也未敢作乱。甚至田季安挣脱公主管教后，派隐娘刺杀与魏博有隙的刘昌裔，嘉诚公主生

前编织的情报体系仍可让刘氏提前知道消息，进而促成隐娘留下保护刘昌裔，并最终使其投诚。公主去世后四年，即八一二年，田季安暴亡，其妻元氏（魏博反叛派内应）试图将儿子推上位，可她没有嘉诚公主的统筹能力，不仅没办成，反让远房小叔即田绪堂弟田兴趁乱当上了魏博节度使。

一直不得势的田兴亦是当年嘉诚公主的扶植对象，由此可见公主眼光之开阔深远。正是田兴登场，魏博才归顺李唐，接着刘昌裔也前往长安称臣。朝中文苑词臣纷纷上奏天下从此太平，乃至实施“消兵”，哪里知道田兴所以归顺，不过是因为自身势力不够，试图仰仗皇权驾驭魏博将士。只有曾长期保护田季安的隐娘知道，魏博将士从未放弃反叛，所以当刘昌裔要她一起去长安收获名利荣耀时，她选择随风而去。周围那些人，包括刘昌裔的儿子，都只知争夺名利势力，没有谁能理解隐娘。况且嘉诚公主已死，隐娘谁都不欠了，更可以自由地“寻山水”、“访至人”。

有意思的是，刘昌裔奉旨觐见那年，那位两年后丧命于早朝路上的武元衡同样堪称“春风得意马蹄疾”，他也收到圣旨，一夜之间从西川节度使变成了万众瞩目的宰相。八一五年前后的恐怖政治变局中，到处可见此类不明就里、也不知所终的俗物。但后辈袁郊有幸发现，除俗物外，晚唐还有隐娘这样的传奇女侠：即使无辜卷入险局，也从不抱怨命运，不给人制造麻烦，只知完成所负使命与承诺，且有情有义。难怪他会跳出晚唐种种常见诗文，欣然提笔为这样的传奇女侠立传，并将其定为“聂”家的“隐娘”，仿佛放眼千年，亦只见战国时的顶级侠客聂政，配得上她的功夫与风度。

末尾再提一点，袁郊虽有机缘与才华使晚唐学子的诗文行动终止于书写传奇女侠，却无法阻止聂隐娘这样的女侠被后世文人书写的历史淹没。即使是小说，后人也往往只提《红楼梦》、《三国演义》一类的作品，哪会想到《聂隐娘》。不过，历史对《聂隐娘》尚不至于绝情，总还有几个有心人留意，其中最出色的正是不顾一切要将《聂隐娘》拍成电影的侯孝贤。而请年少无辜卷入娱乐圈、一路走到今天也“没有同类”的舒淇饰演聂隐娘，亦是天作之选。只是许多观众抱怨看不懂，本已收工了事的侯导不得不再劝一声“多看几次，就懂了”。讲得好！若肯像侯导那样，花十年工夫琢磨晚唐历史及古今世道人情，同时对女子命运有兴趣，就更不会以为侯导拍了一部不知所云的电影。

男教师何以给学生“母爱”

文_吴康宁

吴康宁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督学。著有《教育社会学》、《转向教育的背后——吴康宁教育讲演录》、《假如大师在今天当老师》等，主编有“现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丛书”、“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丛书”等。

迄今为止，已有无数名人大家使用无尽的美好词汇对母爱加以颂扬，或诉陶醉之情，或表感恩之心。其中，高尔基的颂扬或许最具代表性：“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没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爱的帮助，孩子的心灵将是一片荒漠。”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譬如，张爱玲就认为，母爱只是人与其他动物都具有的生物本能，不宜过分颂扬。不过，和颂扬的声音相比，不同的声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或许正因为这一缘故，人们在谈论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对学生的爱时，往往喜欢拿母爱来比照。特别是在中国，不论是民间评价还是官方要求，都常把母爱作为师爱的标准。这是为什么呢？笔者就此先后请教过两位小学校长，一位女性，一位男性。两人的解释基本相同：学生——尤其是小学生——正处身心发展之中，教师理应具有爱儿童的天性，理应给予学生母爱般的爱。

但笔者总觉得有点说不通：因为必须爱儿童，所以就应当给予母爱，如此推论是否过于简单？

不妨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把母爱作为师爱标准，那该如何要求和评价男教师对学生的爱？在已经习惯于把母爱作为师爱标准的许多人看来，这个问题会不会有点无厘头？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会不会有点“脑残”？

就笔者所知，把师爱比作母爱大致始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南京师大附小的斯霞老师关爱学生感人事迹的一则长篇通讯。斯霞是位女性，把她对学生的爱比作母爱当可理解，但假如那篇通讯中的主人公不是斯霞，而是一位男教师，那该如何去赞美呢？是把男教师对学生的爱比作母爱呢，还是比作父爱呢？假如比作母爱，男教师们（想来也包括女教师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别扭？假如比作父爱，那是否意味着女教师对学生的爱是母爱，男教师对学生的爱则是父爱？真要是这样，学生可享受到的师爱岂不是要因教师性别而异了吗？

那么，为了避免尴尬，是否可以把师爱理解为母爱和父爱的结合呢？好像也有点麻烦——如果仍把师爱只比作母爱，那就不仅有片面之嫌，还会导致一个看似有点奇葩却颇难反驳的推论：男教师所需给予学生的，不仅应有父爱，还应有母爱；女教师所需给予学生的，则不仅应有母爱，还应有父爱！这样的推论相信会让不少人感到忍俊不禁。

这就不能不回到斯霞身上。其实，斯霞本人起初并未特意使用母爱这个词，她原本一直强调的就是一个“爱”字——教师爱学生。尊重学生人格、给予学生温暖、引导学生成长、帮助学生发展……不论女教师还是男教师，爱学生就得包括这些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方面只是某一种性别的教师的专利。斯霞很欣赏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书中那个父亲对儿子的深爱，也没有被特意称为“父爱”，而是称作“爱”。

笔者无从知晓亚米契斯究竟是怎么想的，只能猜测在亚米契斯看来或许是：子女的成长需要得到父母共同给予的深深的爱，父母对于子女都需要具有爱心、付出爱的行动，包括既给子女以温暖、保护及援助，又给子女以启迪、引导及鼓励，还给子女以规范、阻止及纠正——就爱子女这件事来说，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母爱与父爱的区别。

笔者也无从知晓斯霞起初究竟是怎么想的，只知道在那则报道她感人事迹的长篇通讯前，她一直讲的都只是“爱”，并未刻意强调“母爱”。

这样来看，是否还能把母爱作为师爱标准呢？笔者虽有提问的勇气，却无回答的胆量。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男教师，笔者从未说过，也从未想到过自己要给学生以“母爱”。至于其他男教师究竟会怎么想、怎么说，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和教辅的“私人恩怨”

文_朱永通

朱永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策划部主任

我读中学时，几乎没有什么教辅书，当然，练习卷少不了——那是一张张散发着油墨味的卷子，至今想起，仍清晰记得每次做完卷子，手心手背皆是淡淡的油墨痕迹。偶尔从同学手中辗转借到一本教辅书，如获至宝，赶紧花个几天几夜，把一些自以为非常有价值的内容摘抄到笔记本上。

大学毕业后走上讲台，我倒是被教辅吓蒙了。第一年，我教高一，当班主任，发现学生除了教科书和配套的练习册外，每个学科都另外有一本厚厚的教辅。那些教辅叠放在学生的课桌上，还真是一座座不小的“书山”。

慢慢地，我才明白那些教辅背面的千秋。每学期期末，总会有一个河北人背着一麻袋教辅材料到办公室。他把书倒在地上，段长便招呼每个学科的老师去挑选。待挑选完毕，段长就和那个河北人讨价还价。我清楚记得，价格是按一页多少钱结算的。每本教辅的定价非常高，我们按九折跟学生收费。一学期一学期过去，也就习惯了跟学生催钱的活儿。每个月领到数目不小的来自教辅利润的补贴，我心安理得，压根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妥，尽管不时会听到学生抱怨“老师太黑了”。后来，跟那个河北人混熟了，才知道他本是农民，小学没毕业，种地赚不了多少钱，便转行干这个——买来一堆正版的教辅书，让客户挑，客户要什么自己再找人印什么。天呀，这简直就是印钞票，难怪他每次都豪气冲天地要请我们吃饭！

这些非正常渠道供应的教辅，让我又爱又恨。后来离开学校，想起曾经领过的补贴中有不少来自这些教辅，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书店，一看见那一排排的教辅书柜，就有一种莫名的紧张。

阴差阳错，我转行做的第一份工作，就跟教辅密切相关，虽然表面上